■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1月16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文潔華

潮漲潮退

我家的村屋鄰近是片紅樹林，林外便是海濱，遠處是大埔的漁排。海濱潮漲潮退的分別很大，水退的時候會留下一大片石灘和生態網，海貝類生長在石塊上，泥濘的小洞裡有螃蟹在呼吸，瞬間生命的進進出出令人驚訝！

這個周末我帶着年輕的友人們在水退的泥濘上步行，迷惑於這片海底的大地，目不暇給，完全沒有察覺水漲的速度。不到十分鐘便覺不妙，水位已接近腳邊，這朋友大叫說要回岸了，因為離岸邊還有一段距離，生怕步行的速度追不上水漲便生危險。那一刻的浪聲愈趨強烈，大自然的壯美與崇高同時可以令人如此驚怕！

這也是常聽見的遇險故事，海浪把弄潮的人拋出海的深處，一個浪又把人推到崖邊，同樣足以送命。我忽然想起十年前的南亞海嘯，剛好在馬爾代夫海岸跟女兒戲水的李連杰，便曾見過浪打滔天的危險。這種連想像都叫人寒慄的情景，涉及主觀和客觀的錯誤衡量。主觀不知計算時速，客觀則是宇宙有股巨大的吸力難以量度。欺山莫欺水。

大水如情感，也得知難而退。一個在熱戀中的少女，滿以為未婚夫跟自己的感情牢固，有時肆意發點脾氣沒甚相干，直至一次到日本旅行，兩小口子因為行程爭吵起來，女孩把訂婚鑽戒擲到地上，此舉原來決定了潮水漲退。主觀地她錯誤衡量了危機，客觀地是男的自尊心受損，視對方把他過半積蓄付出的訂婚信物如無物，翌日便決定與之分手了，自此各行各路。女孩便如在海岸邊愈走愈遠的弄潮兒，不知大水來了，淹沒了她的足跡。

古今談

范舉

水龍頭的浪費

香港最浪費的地方在哪裡？就是自來水管。經常在報上看到大爆水喉，街道變成了澤國的消息，經過水務署修理之後，整個區域的食水恢復供應，千家萬戶的熱水爐、水龍頭立即遭殃。因為泥沙已經進入了自來水管，流到了熱水爐的熱水產生的管閥，堵塞了，熱水爐立即停止運作。

有時候，泥沙走到了廚房或者沖涼房的水龍頭裡面，也沒有水流出來，水龍頭不能工作了。結果，修理的師傅會叫更換新的水龍頭，工資是五百元，搖擺制的冷熱水龍頭便宜的五百元，名牌子的動輒兩千元，連工包材料，就要花費兩千五百元。一般來說，每一個用戶，新的水龍頭，用上了五、六年，就會漏水了，需要更換。運氣不好的用上了兩、三個月，遇到了泥沙進入水管的情況，就要破財了。

所以，有經驗的用戶，在裝修的時候，自己購買水龍頭，可以保留下發票和保用證，出現了泥沙堵塞的情況，可以向代理行要求維修服務。辦法是把水龍頭的陶瓷喉芯拆下來，拿到購買的店舖或者代理行，要求修理。一般來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名牌水龍頭，都有保用期。內地生產的水龍頭，由於價格廉宜，壞了就要更換新的，沒有售後服務。

事實上，水龍頭是可以自行修理的，辦法是更換陶瓷的喉芯，然而喉芯的代理店如鳳毛麟角，很難找到。灣仔菲林明道和軒尼詩道交界的附近，有一家店舖叫做龍昌行，有喉芯供應。一般的喉芯，價格在兩百元到一百二十港元左右。如果在淘寶網站輸入了「陶瓷喉芯」四個字，就可以蒐集到供應商的名單，每個大概十二元人民幣左右，包括運輸速遞二十元，除笨有精。為甚麼沒有人幫襯淘寶網站呢？因為，用戶把水喉拆開來，才知道陶瓷喉芯的大小和規格，沒有理由要等三四天，喉芯運到了，才修理好水喉。一般情況下，只好拆下喉芯作為樣板，直接到灣仔購買一個新的喉芯。拆卸擰鬆很簡單，先把全屋水喉的總掣關上，工具要有一個「大口仔」士巴拿，一條六角匙，搖擺掣的扳手的正面，有一個紅豆那麼大的膠塞，用小刀把這個膠塞撬起，就可以看到一個洞，裡面有一個細小的螺絲，用了3\16的六角匙，反時針方向可以把螺絲擰開，把龍頭的扳手向上抬舉，就可以拆下來，你就可以看到一個金屬圈，也是六角形的，反時針方向擰鬆，喉芯露出來了，用鉗子夾住其方柱形的中軸，向上一拔，喉芯就可以取出來了。一般而言，都是採用35mm的喉芯，間中也有40mm的，分開高腳和平腳的兩種。意大利和西班牙製造的浴缸水龍頭，一般都是35mm的平腳喉芯。內地生產的廚房的冷熱水、出水的鵝頸式喉管可以固定擺動的鋅盆龍頭，會採用40mm高腳的設計。有一些用家，預先把喉芯拆下來，量一下圓筒形的喉芯的底部，就可以知道尺寸，在未有損壞之前，實行網上購買。

雙城記

何冀豐

再說劇場

奧林匹克戲劇節十二月二十一日落幕，二十二個國家，上千藝術家，演出四十六部戲，有不少大師之作，北京市辦了一件好事。趕去看了最後三場話劇，俄羅斯《群魔》，波蘭《剖腹產》和格魯吉亞《我的哈姆雷特》，都是重頭戲，一票難求，劇場裡盡是熟口熟面，還有遠道坐飛機來的同仁，像是戲劇界大集會。

《音樂之聲》最後兩場，順便也趕了去。離劇場尚有一里多地，路上已經有些男女手裡拿着錢，嘴裡說着「有退票嗎？」，這麼緊俏，票都賣光了？「戲票回收」，戲票還能回收？如果稍微多看兩眼，他們就走上來，小聲問「要票嗎？」原來，他們不是買退票，而是賣票的，許多優惠引誘，網上沒有的價錢、標示已賣完的票，他們全有，比正價票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的折扣，想看戲的人不必網上購買，臨時到劇場都可以買到。好的是，有益於愛看劇的人不必四處奔票；不好的是，打亂了正常售票系統。一張價錢近千的票，打了折扣也得八百，但票上寫着「贈票不准出售」。

《音樂之聲》自一九五九年在美國百老匯首演，已經近六十年，世界各地演過上萬場，在北京和內地其他地方也不是第一次，依舊受追捧，與話劇場不同，這裡熱鬧得多。觀眾大多數是父母帶着孩子，孩子滿場跑，樂池邊站了一排警衛，怕孩子太高興跳進去攪擾交響樂隊。

我身邊坐着一對父母和他們六七歲的孩子，這三張頭等票，就算有折扣也得二千多塊。一家人很興奮，媽媽一會兒拿水果，一會兒遞酸奶、果汁，像是在野餐。孩子吃不下，焦急地等着開演。大幕拉起，女主角馬麗雅坐在紗幕後的山坡上，唱起主題歌《孤獨的牧羊人》，孩子叫起來，他以為是電影，紗幕升起，走出真人，媽媽也大聲感嘆「哦，原來不是電影！」。近年，內地戲劇電影空前火爆，可適合兒童看的很少，雖然政府大力扶持，也做了些「灰太狼喜洋洋」之類，但缺少上好的經典。想起在日本看四季劇場的《獅子王》，半場是穿校服的少年，全世界都一樣。

一對人高馬大的洋人開場半小時才到，坐在前排，身邊的孩子本來已經不喜歡看，被遮住視線，更加不耐煩，媽媽連連撫慰，又講又哄，引起前排人不滿。左邊，是一對母女帶着小男孩，孩子心不在焉，一會站一會坐，一會要水喝，他不是口渴，是心渴，在想他的遊戲機。就這樣欣賞了一場世界頂級音樂劇。

此屆奧林匹克戲劇節代表了當今戲劇趨勢，兩個月中跑回去兩趟，看了幾部難得一見的戲，奔走在北京、上海、天津的好戲之人也不在少數。望世界戲劇能引領戲劇重歸以內容為中心和有意味的形式，不再是空洞的內容，圖解和堆砌。下一屆第十六屆在波蘭，這次看了他們兩部戲，已在設想飛去看戲了。

百家廊

子行

樂果味夜餐

余生也晚，沒有正面撞上三年「自然災害」，沒有親眼看到老百姓吃觀音土、剝榆樹皮的慘象，卻被三年「自然災害」的彗星尾巴狠狠刮擦過，飽嘗過飢餓之感。據父母親說，我生下來的時候，母親營養嚴重不足，奶水很少，他們只能給我喝米湯。

隨着三年自然災害一天天遠去，我家飯碗裡面的濃稠度明顯提高了。一天三頓都能吃上米做的稀飯。區別只是早晚往往是加了大麥粉的稀粥，中午則是青菜粥，偶爾甚至能夠吃上一頓乾飯。用青菜彌補了米少粥稀的缺陷，也省卻了做菜的開銷。那菜的品種很特別，不像今天在菜場買到的那種一棵棵賣的。那時候煮菜粥的青菜都是從一棵棵長得很高大的青菜上掐下來的菜葉子。葉子也肥厚，卻沒有甚麼味，也不容易燒酥，口感很不好。油也很矜貴，菜粥煮開的時候，再向鍋裡滴上那麼幾滴，煮好後，油花浮在粥湯表面，蠻誘人的，粥裡卻沒有油脂的香味。

那些青菜長大了，可以掐葉子了，家家戶戶每天都用它煮菜粥、燒青菜。它就這樣一天天被人掐葉子，舊的掐去了，新的又長出來了。一季過去，它也老了，便被挑起來，切去根，洗淨，晾乾，抹上鹽，層層疊疊壓進甕缸，做成大鹹菜，繼續供應一家老小早晚喝粥的佐餐小菜。大麥粥、白粥、菜粥成為我整個少兒時代的主食。到了高中，基本上每天都能夠吃上白米飯了。先是走讀，每天中午在學校吃頓午飯。午飯是自帶飯盒、米、青菜、鹽巴，進校後交到食堂，由大師傅蒸出來的。中午下課的時候，隨人流擁至食堂擺放飯盒的窗口，取出自己的飯盒，急急打開，也不管青菜已變成黃菜，飯裡缺油少鹽，趕緊扒拉起來，風捲殘雲，一會兒就吃完了。肚裡雖還有空，卻也已經沒有什麼可吃的了。想想母親和妹妹們在家喝菜粥，心中不免有些慚愧，便很滿足自己吃了盒乾飯。

放假、放學回家，照例是要做家務的。農忙的時候，還要下地幹活，掙半拉子工分。最喜歡帶晚脫粒打穀子，因為帶晚幹活到深夜11點多的時候，生產隊有時會搞點會餐。

所謂會餐無非就是煮上一大鍋飯，再煮上兩大鍋菜，油水多些。參加帶晚幹活的人，不論大小男女，人均一大碗乾飯，外加一大碗煮菜。煮菜基本都是蔬菜，青菜蘿蔔之類。

有一年的會餐讓我終身難忘。

大概是1975年。那一年，我12歲，開始利用假期和放學後的時間參加生產勞動。深秋時節，全隊社員都在打穀場上忙着給晚稻脫粒。那時候，種早、中、晚三季稻，社員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卻總是混不飽肚子。現在，很多地方只種一季稻，卻30年不再肚子餓了。奇哉怪也。

某天晚上，11點鐘左右，生產隊長指派人準備會餐了。一個大人帶着我去碾米。機好稻穀，趕到前莊的一戶人家。他家的男主人有做豆腐的手藝，家中有大鍋。賣豆腐當時已經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要被割掉的，所以，男人只能收手不幹，改去大田裡幹活掙工分。那口煮豆漿的大鍋，時不時被隊長指派用來做會餐。燒多少稻草，隊長心中有數，第二天會讓他去曬草的地方挑回去的。

剛機好的新米下了鍋，沒有菜吃啊。豆腐大伯說，生產隊的黃芽菜已經開始用草繩包裹，可以吃了。乾脆，我們去偷一點吧。

偷？我心中不免嘀咕。從小到大，都被告知，偷是壞人才做的事。大伯說，沒事兒的。隊長不會怪罪的。他知道黃芽菜是哪裡來的，只要沒有被他親眼看到，他也不會問不會管的。

大伯挑着籮筐走在前面，我照樣提着小馬燈給他照路。尚未走到黃芽菜地，遠遠地，聞到一股濃烈的農藥味。大伯說，前幾天剛剛噴了樂果。我聽說過樂果治蟲效果特別好，毒性很大。我說，那，黃芽菜還能吃嗎？大伯說，不妨事，多在河裡洗洗就好了。

大伯和我拔了一棵又一棵，不大會兒功夫，就拔了兩大籮筐。大伯說差不多了，好燒兩大鍋了。我們急急忙忙往回走，一直挑到豆腐大伯家門口的河邊小碼頭。

在豆腐大伯家幫廚的兩位大嬸接過黃芽菜，都蹙起了鼻子。一位說：「啊，農藥味道那麼濃。」另一位說：「前幾天不是剛剛噴過樂果嗎？」前面一位邊一片片摘下葉子，放進竹編的菜籃子，邊說：「藥性怕是還沒有過吧，不會吃出事情來吧？」機稻穀的大伯說：「沒事，多浸浸多洗洗就好了。」大嬸提着菜籃子的提手，把黃芽菜浸在水裡。浸了一支煙功夫，一位大嬸撈起一片菜葉子聞聞，說，差不多了，沒什麼味道了，大概乾淨了。另一位也聞聞，附和道：「嗯，是沒甚麼味道了，可以吃的，不妨事。」

我坐在灶台後面燒火打下手。豆腐大伯家的灶台和各家各戶的差不多，只是尺寸大一點。剛剛從打穀場上挑來的稻草很好燒，在灶門口能夠聞到一股新鮮稻草的香味。但不多久，這種香味就被大鍋裡面散發出的濃烈樂果味給掩蓋了。大嬸們洗菜，只是洗去了菜葉表皮沾的樂果，滲入菜葉子內部的樂果成分，在高溫的催化下，被激發了出來。大嬸大伯們都聞到了。他們說，多煮煮，就揮發掉了，不礙事的。

很快，飯菜都煮好了。飯是新米煮的，就一個字——「香」。撇開樂果味，菜是鮮嫩的，湯少菜多，放了不少新搾的菜油，很是誘人。從小到大，我們家每天吃的菜基本都是青菜，到了夏天，才有韭菜、黃瓜、絲瓜、豆角甚麼的，很少吃到黃芽菜。生產隊每年都要撥地種黃芽菜，賣給大家，但那是要現錢的，買得起的大都是那些家中有人按月拿工資的家庭。

凌晨1點多鐘，隊長來了，也蹙起鼻子聞了聞，說，是從黃芽菜地偷來的菜吧，前兩天剛剛噴過樂果。不妨事的，會餐吧。

各家各戶參加帶晚的人，都從家裡取來飯碗，打飯裝菜。照例每人一碗乾飯，一碗黃芽菜。

孩子出工一天只能拿大人的一半工分，會餐卻可以和大人吃一樣多。我也分得一碗飯一碗菜，很讓我開心。除了吃得一碗乾飯、一碗黃芽菜湯的開心以外，我還有另外一份開心，那就是我也能夠掙到一碗飯和一碗菜了。這可是平生第一回。

我急急吞了幾口飯、幾口菜，就不吃了。每一次會餐，都有不少人這樣做，特別是那些當爹當媽的，也有一些後面跟着一串弟妹的年輕人。大家都捨不得一口氣吃完的，都想剩一點帶回家，讓家人嘗嘗。我也端回了家，讓兩個妹妹分享。

妹妹們睡得迷迷糊糊的，不太情願地睜開眼睛，看到我帶回來的飯和菜後，她們一下子就清醒了，接過來就吃。她們都很懂事，都只吃了兩口，就遞給了他人。母親也帶着自己的那一份飯菜回來了。她沒吃幾口，剩得比我多。妹妹們這才放心多吃兩口。

吃完飯，大妹妹蹙起鼻子嗅嗅，問：「什麼味道？」母親說：「黃芽菜剛剛打過樂果。沒關係，煮之前已經洗乾淨了。」

第二天上工，社員們熱議夜裡的會餐，都說到了樂果味，都說沒事，那麼多人吃了，沒見誰嘔吐拉肚子的。有人說：「不乾不淨，吃了沒病。」

果然沒人生病。

■黃芽菜被噴上農藥樂果防蟲。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方芳

「佔中」是怎樣煉成的？

新西蘭朋友回港省親，問上周為何沒見到我的專欄？嚇了一跳，一周才寫一次，怎麼會有人留意？原來朋友的女兒是我的捧場客，脫稿沒預告，真是要向讀者致歉。

讀者確是專欄作者寫作的動力。日前出席吳康民先生《「佔中」是怎樣煉成的？》新書發布會，吳老近九十的高齡，仍然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打趣問他準備寫到幾時？他說，以前曾說過，也許到了九十歲就要停筆了，但現在看來，寫作於他，就像停不了的音樂，仍有一口氣，都要寫下去。

他說，寫作的動力來自讀者的欣賞，無論在報上或網上，大部分讀者都認同他的觀點。每有見到一些陌生人，在公眾場合上前來握手，表示欣賞他的評論，就更有繼續寫下去的動力。上月在理髮店理髮，旁邊有位婦女問他，為何多時不見他在某報的文章，他驚嘆這位貌似家庭婦女的會看政治評論，吳老開心說要送上結集的評論著作給她哩！

讀者固然是動力之一，另一重要動力，是吳老對時政敏感的特殊基因，能激活他的細胞，推動他每天閱讀多份報章，收看幾個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常有所感，不吐不快。

「佔中」是香港特區成立以來，對管治最大的違法衝擊。吳老在此期間，發表一系列政治評論文章，探討「佔中」的深層次原因，新書列出騷亂十大原因，分析「佔中」成因時亦指出，外國勢力特別是英美勢力插手香港政治，作為牽制中國，圍堵中國的一環。

其中有文章談及，香港三次騷亂，包括一九五六年的九龍暴動、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而以「佔中」最難定性，有待時日理清來龍去脈。這本有關「佔中」內容的著作，論點客觀，是一個時代的見證，極具收藏價值。

演藝蝶影

小蝶

壞人壞事《醋娘子》

今時今日，劇本都流行着一種特色：全劇沒有壞人角色，所有矛盾都是來自角色的不同立場或看法，而沒有人存心做壞事害人的人物。

因此，雖然我沒有追看《醋娘子》，但從看過的數集得出來的感覺卻感到它太「與別不同」了，因為全劇的每個角色竟然都是壞人——起碼絕不是好人。隨手拈來的例子多得很：曹曹閉月所有的計謀都是損人騙財，自私自利；曹青為求嫁入豪門不擇手段，為霸着丈夫更誣告競爭對手；錢通不學無術，對妻不忠；錢莊刻薄營商，為抱得美人歸竟然引她入局，輸掉家當，令她走投無路，逼着嫁他；計素為了報仇，令到錢家險些家破人亡；錢霜為人勢利刻薄，虛假作態，惹人討厭；太君輕視寒微，違背孫兒指腹為婚的婚盟；傅琛仁和曹大功的惡行罄竹難書；冷采慈不單有偷竊癖，更加為了謀財而慫恿丈夫多行不義；我沒有太留心計準，但印象中他好像經常出壞主意；即使山楂看似好人，但她也對女主人不忠，奪其夫婿……

整齣電視劇的人物所犯的都不是小毛病，而是大是大非。他們的品格卑劣，沒有一人是君子。誰走進去這個環境，簡直就像掉進了惡人谷一樣。

再細心一看，這劇很多人物其實都命途多舛，十分悲慘：錢霜因被人覬覦家財而遭迷姦，與愛人分離，嫁與迷姦她的壞人，更被餵五石散弄得迷迷糊糊，受盡奴役；計素也是墮入騙局而下嫁害得自己輪掉店舖的壞人；曹曹閉月所嫁非人，二十年來顛沛流離，遍尋丈夫，找到的竟是一個壞事做盡的閹人；山楂本是金枝玉葉，卻流落中國當侍婢……

不過，監製並沒有將此劇定調為家族爭產或兄弟廝殺之類的通俗劇，又或是哭哭啼啼的悲劇，反而將《醋》劇拍攝成一套喜鬧劇。這樣一來，《醋》劇不單避免一切不合情理的情節（如冷采慈怎麼會在最後一集大義滅親，其父親忽然像天兵天將般從天而降？簡直就是「上帝之手」的解圍方法），而人物的悲情也被完全抹去。觀眾對這些角色的悲慘遭遇不會太過着意，因為他們都沒有悲劇感。觀眾亦不會因此而對他們產生同情心或同理心，因為他們都不是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而是像那些即使從高處掉下或被大炮擊中也不會受傷，只會滿天星斗或貼上膠布，並且可以立即站起來繼續與其他角色角力的卡通人物。

若抱着看卡通片的心態來看《醋》劇，相信會較容易理解。

此山中

鄧達智

劉天蘭，百分百YO媽

YO：you 你，yes 掂、正、好嘢，Yo Yo 岑寧兒。

劉天蘭；岑寧兒的媽，型到、Yo 到不能的媽，YO媽。

收到天蘭為女兒新專輯《Here》一月十五號發行的通知，一如既往，皇帝不緊皇阿媽緊；YoYo 是個低調歌手、創作人、才女，可行事心思似與這個圈子無關，一貫我行我素，風格另類。自小在名人明星父母叔叔阿姨身邊轉，轉出自己一片天；從盧冠廷、陳奕迅等等著名歌手的和唱，師傅李宗盛的教導，你會認定她走上隨手可拾模式三兩款娛樂圈第二代的路……神奇，她沒有！

寫歌自唱，Organic 風格清新隨意，一切推廣大任落在 YO媽的肩膀，看她由心而發笑着為女兒忙得一頭煙；她們倆，媽媽有女兒、女兒有媽媽，好不幸福！

都說去年十二月一日全身而退，做個隨意人；事與願違，十樣事未做，九種按法退下的準備未完，要裸退真不容易！

答應三聯出書，年復年，只聞樓梯響不見有書來；人家 YO媽的安排原本在自己之後，可《原來天蘭》二零一三年第一版已面世足兩年。同樣是一月，在下還在執稿。這位老友精力充沛，既勇且衝，出書未幾開店，之後又開店，相對；

我心思辭官歸故里得過且過，

她積極漏夜趕科場愈戰愈勇！

冷得發麻的早晨醒來，隨手執起 YO媽著作再讀，從中挑出出書成功點子，為自己補補勤：

第一點：勤勤力力，全神貫注。

第二點：圖片豐富，文字有趣。

第三點：穿越時空，新舊貫通。

第四點：朋友共敘，書不單止不是一本沉悶的書，而是一個歡快派對，透過圖片文字讓讀者感受一番好時光。

YO媽好個百分百全情投入精神煥發人版，這樣一個冷冽的早上，捧書再來認識，溫馨有型過癮，書如其人；真是一位朋友！

■岑寧兒新碟封面照。 作者提拱